

肉身的每一次毁灭与遗忘，都是为了下一世继续修行爱。

遗忘的时光

SHARON GUSKIN

「美」莎伦·古斯金——著

龚雨西——译

T H E
F O R G E T T I N G
T I M 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遗忘的时光

SHARON GUSKIN

「美」莎伦·古斯金——著

龚雨西——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忘的时光 / (美) 莎伦·古斯金著 ; 龚雨西译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16.12
ISBN 978-7-5500-2067-2

I . ① 遗… II . ① 莎… ② 龚… III . 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875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14-2017-0027

THE FORGETTING TIME

Text Copyright © 2016 by Sharon Gusk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latiro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 //www.bhzwjy.com](http://www.bhzwjy.com)
E - 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遗忘的时光
作 者 [美] 莎伦·古斯金
译 者 龚雨西
责任编辑 童子乐 邹 婧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067-2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 05-2016-449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 010-82069336

献给道格、伊莱和本

在她三十九岁生日的前一晚，记忆中最糟糕、最萧瑟的二月的某一天，珍妮做出了人生中尤为关键的一个决定：她决定给自己放个假。

也许特立尼达拉岛并不是最佳选择，如果她想去得足够远的话，她其实可以去多巴哥岛或者委内瑞拉，但是她喜欢它的发音，特立——尼——达拉，其乐感仿若一句誓言。她买了一张她能找到的最廉价的机票，正好赶在当地的嘉年华狂欢者们准备回家的时候抵达，路边的水沟塞满了她所见过的最华丽的垃圾。街上空无一人，狂欢过后，人们沉沉入睡。清理人员以一种缓慢而自得的，宛如水下漫步的步伐移动着。她从路边舀起了几捧五彩纸屑、飘散的闪烁的羽毛和塑料首饰，并塞进了荷包里，想通过挥发来感受这些轻浮。

她所住的酒店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一个美国女孩嫁给了一个特立尼达拉男人，所有的客人都在为他们祝福。她望着他们互相围绕着旋转跳跃，那些叔叔阿姨以及他们的孩子在高温下显得有些萎靡，脸颊上的一抹通红使他们看起来比平常更快乐，而那些总是抱团的土著人则有些困惑，他们飞快地说着当地的俚语，笑着、闹着。

这里的湿度很高，但是来自大海的温暖拥抱弥补了这一点，就像给形单影只的人们的一个安慰奖。沙滩正如照片里的一样：棕榈树点

缀在碧海蓝天下，触目可及的绿色山峦，还有被飞掠的沙蝇蜚痛的脚踝来提醒你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随处可见的小屋内贩卖着烘焙鲨鱼，新鲜出炉的面团包裹着油炸的鲨鱼肉，比她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可口。酒店的淋浴时而提供热水，时而是凉水，时而什么都没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她带着几乎从来不看的服装杂志躺在沙滩上，在阳光的沐浴下和大海的温暖水汽中尽情伸展着双腿。这个冬天是如此之长，接连不断的暴风雪正如一连串纽约从没遭遇过的自然灾害一般。她被分配到了公司正在设计的一家博物馆的洗手间，她常常在办公的时候睡着，梦到蓝色的瓷砖，或者梦到午夜之后坐车回到她寂静的公寓，在她迷惑于自己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之前便昏昏入睡。

她留在特立尼达拉岛的倒数第二个晚上便三十九岁了。她在阳台上的酒吧里独自坐着，听着隔壁开放式宴会厅的彩排晚宴。她很开心能避开家里每次必有的“生日早午餐”，那群朋友带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以及那些热情洋溢的卡片，向她保证着：“就是这一年了！”

什么就是这一年？她总是想问。

然而她知道她们的意思：这一年该找个男人了。这似乎不太可能。自从她母亲去世后，她便再也没有心思去赴母女俩不能事后分析的约会了。那时候，她们在电话上讲述每一个时刻，她还记得那些有时候比整个约会时间还长的无尽的却必要的对话。男人在她的生命中总是来来去去，她总会在他们离开之前的好几个月就感觉到了。她的母亲却总是陪在她的身边，对她的爱就像最基本和必要的地心引力一样，直到有一天母亲不在了。

而现在珍妮点了一杯喝的，并浏览着酒吧菜单，准备选她从没尝过的羊肉咖喱。

“你确定你要选那个？”酒保问道。他只是个男孩，真的，还不到二十岁，有着纤细的身材和带笑的大眼睛，“会很辣的。”

“我能吃辣。”她微笑着对他说道，想着要不要在倒数第二天来一次冒险，再次品尝另一个身体的滋味。但是那个男孩仅仅点了点头，稍后为她上了菜，甚至都没有看她如何应对那份很辣的羊肉咖喱。

那份羊肉咖喱在她口里咆哮着，让她彻底清醒。

“我很佩服你。我觉得我吃不了那么辣的。”隔着她两个座位的一个男人说道。他约莫中年，宽厚的肩膀和胸膛宛如一个半身像，戴着一枚金戒指，竖起的头发就像恺撒大帝的王冠，一双勇敢坚定的眼睛下面是一只拳击手的鼻子。他也是除她之外，唯一没有参加婚礼的客人。她在酒店和沙滩上见过他，但在看到他的商业杂志和结婚戒指之后便失去了了解的兴趣。

她对他点了点头，并且舀了满满一勺的咖喱吃下去，感觉到热量从她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

“好吃吗？”

“事实上很好吃，”她承认，“以一种疯狂的，在你嘴里燃烧的方式。”她抿了一口她点的朗姆酒加可乐，这让她的身体在刚才的火热中感受到了些许凉意和寒战。

“是吗？”他从她的盘子看向她的脸。他的颧骨和额头呈现出明亮的粉红色，仿佛他直直地朝着太阳飞去却幸运地逃脱了，“介意我尝尝吗？”

她盯着他，有点儿迷惑不解，耸了耸肩。管他呢。

“请便。”

他快速地坐到她的旁边。她看着他手里的勺子悬在盘子上，落下

并舀起一口她的咖喱，放进了唇间。

“天——啊！”他感叹道。他喝下了一杯水。“老天爷！”但是他是笑着说的，他棕色的双眼从玻璃杯的边缘上方注视着她，带着坦率的欣赏。他也许注意到了她对酒吧男孩的微笑以及她的计划。

难道她不是吗？她看着他，然后在那一瞬间全都看清了：他眼里的兴趣，他流畅自如地将左手微微放在面包篮的后面，暂时遮住了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指。噢，不！她想着。更何况，他甚至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他是一个利用特权赚了不少钱的生意人，因公事来到西班牙的港口，然后他决定因为交易成功而给自己来点儿小庆祝。庆祝？她必须喝口酒来压制住——谁会那样说？至少她认识的人不会。他来自休斯敦，一个她从未去过也从未想过要去的城市。他古铜色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白色的黄金劳力士手表，这是她第一次从近距离看这种表。当她告诉他时，他取下表并戴在她细小潮湿的手腕上，手表在手腕上晃荡着，显得沉重而闪亮。她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种在她有斑点的手上的陌生感，喜欢看着表如一架钻石直升机在她的羊肉咖喱上方盘旋。“你戴这只表很好看。”他说道。他的目光带着某种直接的意图从她的手腕上移到了她的脸上，这让她脸色发红，她把手表还给了他。她在做什么？

“我想我应该走了。”她自己都觉得听起来很勉强。

“留下来再和我多聊聊吧。”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但是他的眼里却充满无畏，“来吧，我已经一周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而你是如此的……”

“我是如此的……什么？”

“不同寻常。”他朝她笑了笑，一个知道何时如何运用他的魅力的男人的迷人微笑，这是他武器库里的一个工具。当他看着她时，就像阳光下发光的金属，带着某些真诚闪耀着——在一阵热浪中，她立刻感受到了真实的情感。

“噢，我很平常。”

“不。”他打量着她，“你来自哪里？”

她又抿了一口酒，这让她的界限有点儿模糊。“噢，谁在乎那个呢？”她的双唇感到凉爽的同时又在燃烧。

“我在乎。”他又笑了笑，迅速、迷人，转瞬即逝。但是，很有效。

“那好吧，我住在纽约。”

“但你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她有点儿气愤：“为什么？你觉得我没有纽约人那么坚强？”

她感觉到他的目光在她的脸上停留着，努力想保留任何让她脸颊越来越烫的证据。“你很坚强，好吧，”他慢吞吞地说，“但是你的弱点在显露。那可不是纽约人的特征。”

她的弱点在显露？这对她来说可是个新闻。她想问问在哪里，这样她就可以把它藏进属于它的地方。

他靠近她一些。他身上的味道像椰子防晒乳、咖喱和汗液的混合物。他说：“你到底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她一般不愿意回答。中西部，她会说。或者，威斯康星州，因为她在那里待了最长的时间——如果包含大学的话。但是在那之后，她便再也没有回去过。

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实情。除了，由于某些原因，比如此时此刻。“我不来自任何地方。”

他换了个姿势坐着，皱着眉：“什么意思？你在哪里长大的？”

“我不是——”她摇了摇头，“你不会想听这些的。”

“我在听呢。”

她抬头看着他。他在这里。他在听着。

但是“听见”不是该用的词语。或许它是一个通常用于被动的词，暗示着一种沉默的接受，接受来自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我听进去了”，则正是他现在正在做的，让她觉得出乎意料地有力和亲密——主动倾听，就像动物在丛林中用听觉求生存一样。

“那么……”她吸了一口气，“我父亲从事的是那种使我们到处搬家的销售工作。这里四年，那里两年。密歇根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州、威斯康星州。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之后他差不多……继续搬家——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一些没有我们的地方吧。我母亲带着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她搬到新泽西州，直到她去世。”现在说出来的感觉仍然很奇怪，她试图从他专注的双眼中移开视线，但没有这个可能，“总之，后来我搬到纽约，因为那里的大部分人也都不属于任何地方。所以我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特别的忠诚度。我不来自任何地方。这不是很好笑吗？”

她耸了耸肩，希望她刚才在跨过界限之前就停止不说了。那些话从她心里涌出来。她本没有真的打算说的。

“这听起来真是孤单，”他仍然皱着眉说道，说出来的话像一根小小的牙签刺痛着她本没有打算露出来的软肋，“你难道没有家庭吗？”

“嗯，我在夏威夷有个阿姨，但是——”她在做什么？为什么她要对他说明这些？她没有再说，有点儿胆寒。她摇了摇头，“我不能这样做。抱歉。”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他说道。毫无疑问，他的脸上划过一道豺狼般贪婪的影子。她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当她们在商场经过十几岁的男生身旁时，她母亲经常在她耳边说的一句话：“恺撒大帝有一副精瘦且饥饿的面容。”她母亲总是说着类似的话。

“我的意思是，”珍妮结结巴巴地说，“我一般不会像这样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说这些。一定是朗姆酒起作用了。”

“为什么你不该告诉我呢？”

她瞥了他一眼。她不敢相信自己对他敞开了心扉——意味着她开始被这个来自休斯敦且戴着结婚戒指的生意人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相当大的魅力所吸引。

“因为，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陌生人。但是那听起来太幼稚了。她脱口而出她想到的第一个词：“一个共和党人。”她轻轻地笑了，想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她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怒气如山林火灾般在他的脸上蔓延。

“这让我成了什么了？某种市侩之人？”

“什么？不。完全没有。”

“然而你是这么想的。我可以从你的脸上看得一清二楚。”他现在坐直了，“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没办法和你感同身受？”他曾经充满倾慕的双眼，正带着受伤的愤怒直直地盯着她。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聊咖喱的时候吗？”

“你觉得我们不会心碎，不会在自己的孩子出生时失声痛哭，或者在大千世界中不会思考自己的位置吗？”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当你被刺痛的时候会流血。”他仍然盯着她，“如果你刺痛了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流血吗？这句话来自威尼斯——”

“你能理解吗，夏洛克？真的能吗？因为我并不确定你真的理解了。”

“注意你在喊谁夏洛克！”

“好吧。夏洛克。”

“嘿。”

“随便你说什么了，夏洛克。”

“嘿！”他们现在相视一笑了。

“所以，”她斜瞥了他一眼，“孩子，啥？”

他挥了挥他粉色的大手，略过了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样，”她又问，“我怎么想的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有吗？为什么？”

“因为你很聪明，同时你属于人类，而且你此时此刻就在这里，和我交谈。”他说道，真诚地倾向她，以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惹人厌的方式轻轻触碰着她的膝盖。她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超过了她要压制这种感觉的意愿。

她低头看着被他吃过的盘子。

她想到，也许他有一座豪宅，里面住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会打网球的妻子。

她认识过这样的男人，当然，她从来没有和他们调过情——比如，一个乡村俱乐部的男人，一个有商业天赋的男人。与此同时，她感觉

到他身上还有什么在吸引着她——是他瞥视中的机敏和他感情中的波动，以及她觉察到他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的东西。

“听着，我明天就从亚萨莱特自然中心退房了，”他说道，“你想跟我一起吗？”

“那是什么？”

他不耐烦地晃了晃腿：“是一家自然中心。”

“远吗？”

他耸了耸肩：“我租了一辆摩托车。”

“我不知道。”

“随你便吧。”他示意埋单。她感到他的精力迅速地转移方向了，准备离开了，她想要让他回来。

“那好吧，”她说，“为什么不呢？”

那个中心有几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她并不在乎。她在摩托车上紧贴着他的背，沉醉在飞速中，尽情享受着迷人的景色和小镇混乱的山路，新盖的混凝土房子紧靠着破败的木房子，它们的金属屋顶在阳光下整齐地排列着。他们在中午之前抵达，互相之间形成了一种融洽的沉默，跟着一位导游穿越热带雨林。她对他说出的鸟名哈哈大笑：蕉森莺和大怪鸱、须钟雀和蓝冠翠鸫、灰腹棕鸫和船嘴霸鸫。当他们坐在种植园的宽大阳台上喝下午茶时，气氛已经十分缓和轻松了。他们望着多巴哥蜂鸟在门廊上吊着的喂食器周围盘旋，五六只蜂鸟在空中呼呼地扇着翅膀，就像变魔术一般。

“感觉回到了殖民时代。”珍妮说道，靠向了她的柳条椅子。

“那些过去的好时光，是吧？”他高深莫测地斜眼看着她。

“你在开玩笑，对吧？”

“我不知道。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个好时代。”他脸上的神色茫然了片刻，紧接着突然大笑起来，“你以为我是那种浑蛋啊？要知道我可是一名罗兹学者。”他轻轻地说道，但她知道他是想打动她。而他成功了。

“你真的是？”

他缓慢地点点头。他敏锐的双眼开始浮现困惑的神情。

“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发出一个个的音节，假装是一个乡下人。

他想逗她笑，而她也笑了：“所以你难道不应该在哈佛大学或者哪个地方教书吗？”

“首先，我现在赚的钱是我教书可以赚到的二十倍，即使是在哈佛大学。并且我不受制于任何人。不管是学院的哪位领导、校长或者某个巨额捐献人被宠坏的儿子。”他摇着头说道。

“一匹孤狼，是吗？”

他假装噘起嘴：“一匹孤狼。”

他们一起笑了，互相默契地笑了。她感到她肩膀之间的什么放松了——一块她以为是骨头的肌肉，一阵轻松之意向她扑来。她的司康饼在她手中碎了，她舔干净手指上的碎屑。

“你真是太可爱了。”他说道。

“可爱啊？”她做了个鬼脸。

他很快改口：“是美丽。”

“好吧。”

“不，真的。”

她耸了耸肩。

“你不知道，是吗？”他摇着头，“你知道很多事，但你并不知晓这点。”

她本来有一些讥讽的话想说，但还是决定坦诚面对。

“是的，”她叹了口气，承认道，“我并不这样觉得。很悲伤地说，因为现在——”她正准备说她快四十岁了，并且正在迅速地失去她曾拥有过的一切，她都准备好指出她头上的三根白发以及眉间逐渐加深的皱纹，然而他只用一只手便把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挥开了。

“你可以活到一百岁，但仍然很美丽。”他说道，就好像他真的相信会这样。而她无法控制地相信了，这真是一句动人的话。她朝他微笑着，感受着这一切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反胃的感觉，仿佛她正在被推向一个没有预料到的海岸，而她需要朝反方向努力划水才能安全回到家。

在回去的路上，她再次抱紧了他的腰。她很感激周围的声音太大，以至于他们无法向对方说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决定，不需要担心什么，只有棕榈树和金属屋顶在她眼前飞速掠过，风吹着头发打在她的脸上和她紧靠着的温暖身体。此时此刻，快乐从她脊柱的底端开始向上冒起，令人眩晕地弥漫在她的周身。所以这就是：此时此刻。她觉得像是一篇启示录。

难道这不正是她所追求的吗？这种飞驰而过的轻松感，抓住他的腰，牵引着她跟随而去。她怎么能不沉沦进去？尽管她知道最后会满身乌青地坐在泥泞里。她推测一定还有别的方式去体验那种急速中快要窒息的活着的感觉——也许是由内而外产生的呢？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

之后骑行结束了，而他们略显尴尬地站在酒店外面。很晚了，他们也累了。她的头发上沾了不少风中的尘垢。现在他们正处在一个颠簸的时刻，但是没有东西可以帮他们加速通过。我应该进去并收拾行李了，她想着。但是现在宴会厅正在举办婚宴，他们可以听到钢制的平鼓已经敲响了，它独有的、微弱的打击声在夜空中回荡着——这些鼓是由早在多年前石油公司丢弃的油罐演化而来的，这是来自垃圾堆中的音乐。她想要抗拒谁呢？湿润的空气如一只潮湿的大手包裹着她的身体。“想走走吗？”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道，仿佛真该如此一样。

麻烦，麻烦，麻烦！一起散步的时候，她对自己这样说道。但是她牵着的手是那样温暖，让她不禁又想，也许就让她放纵自己这一回。也许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的妻子也许是那类有着强硬、完美脸庞的女人，金色的头发下闪耀着巨大的钻石耳钉。他的妻子会穿着白色短裙和网球教练调情。所以珍妮为什么要在乎呢？但是，不，这是错误的，不是吗？这个男人的双眼是温暖而真诚的，甚至如果你能同时做到精于计算和真诚以待的话，然而也许你做不到。而他喜欢珍妮，喜欢她不完美的脸庞，她湛蓝漂亮的眼睛、轻微的鹰钩鼻和卷曲的头发。所以，也许——他的妻子很动人。她有着一头棕色的飘逸长发和一双善良的眼睛。她曾经是一名老师，但现在在家照顾孩子们，耐心又温柔。她早已洞见这种生活的残酷性，在耗尽了她的生命力的同时，又在不断滋养她——她奉献了自己的爱。就是这样，这个男人是被爱着的，从他举手投足间的轻松姿态以及脸上的光泽看得出来。而现在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正睡在大床上，因为这样更方便，并且她喜欢孩子们温暖的小小的身体依偎着她。她是如此思念他，她也许会想到在那些漫长的旅途中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但她选择相信他，也因为他眼

里的无所畏惧和那种生活——

为什么珍妮要对自己做这些？难道就不能让自己拥有些什么吗？

他正在辨认沙滩上散落的贝壳，而她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沉思中无法自拔。

她心不在焉地点着头。

“不，你看，”他说道，用他温暖的大手把她的头转向了海边，“你得看看。”

散落的贝壳正在穿过沙滩朝海里移动着，仿佛大海正在用它无法抗拒的魅力吸引着它们。

“但是——怎么会这样？”

“是沙蟹。”他说道。他的手仍停留在她的脸上，所以把她的脸转过来面向他，亲吻她一次、两次并非难事。只有两次，她在想，只是蜻蜓点水，然后他们就马上返回，但是他马上第三次亲吻了她。这一次她感到所有的欲念像在瓶中关了足足一百年的精灵化作一缕青烟升了起来，包围着这个她几乎不认识的男人——虽然她的身体已经认识了他，她紧紧地抱着他，并像亲吻此生至爱一般亲吻着他。他们的防御消失了，正如他们的衣服。也许是某些奇妙的化合反应触发了信息素，也许他们早在远古法老时代就已经是恋人了，而直到现在才找到对方。而谁知道原因呢？真的，谁知道呢？

“天——啊！”他感叹道。他从她身上移开了一点儿，而她很开心地发现他脸上所有的自信已经全部一扫而空，他和她一样对这一切感到震惊——他们被这本不应该存在却发生的激情力量吓得目瞪口呆，就好像睡衣派对上的某个通灵板召唤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鬼魂。

和一个混迹于女人之间还不戴套的陌生男人在沙滩上享受性爱是